

# 阳光容器

周涛 著

作家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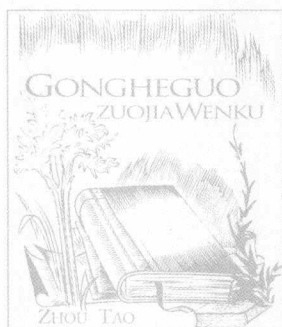
1949-2009

共和国作家文库

作家出版社

周涛著

# 阳光容器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阳光容器/周涛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8  
(共和国作家文库)

ISBN 978 - 7 - 5063 - 4324 - 4

I. 阳… II. 周…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3601 号

## 阳光容器

---

作 者: 周 涛

责任编辑: 陈晓帆

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 zuojia. net. cn

http://www. zuojia. net. cn

印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48 千

印张: 19.5

版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324 - 4

定价: 22.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共和国作家文库

总策划 / 李 冰 何建明

终 审 / 侯秀芬 张水舟

统 筹 / 张亚丽

监 印 / 杨 全

## 出版说明

中国巨轮，乘风破浪，高歌猛进，短短六十载，已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成为人类文明史的一个伟大奇迹。中国文学，风起云涌，蒸蒸日上，流派异彩纷呈，名家力作迭出，同样令世人瞩目。为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我社启动“共和国作家文库”大型文学工程，力图囊括当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以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文学价值观上的人民立场，展示东方文明古国的和平崛起、历史进程、社会变迁与现实图画，表现中华民族的艰辛求索、勇敢实践、创新思想及生存智慧。这套文库，既是欣欣向荣的中国文学事业的一个缩影，也是生机勃勃的转型期中国出版界的一件盛事，其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示出来。我们同时相信，中国的文学事业将伴着蒸蒸日上的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更加绚丽。衷心感谢中宣部有关部门、中国作家协会和全国广大作家、文学评论专家给予本文库的大力支持。

作家出版社

## 目录

### 第一辑

阳光容器 /3

一个牧人的姿态和几种方式 /6

红嘴鸦及其结局 /9

二十四片犁铧 /12

过河 /17

高榻 /20

细狗 /24

中指 /28

逃跑的火焰 /33

早晨的怪兽 /37

罂粟 /40

蛇鼠 /43

忧郁的巩乃斯河 /46

天空 /52

## 第二辑

从前 /61

河与沙 /65

历史与山河同在 /68

天山的额顶与皱褶 /71

大树和我们的生活 /75

看那个马车夫犯错误 /79

还是应该常去看望一下土地 /82

谷仓顶上的羊 /86

### 第三辑

北塔山纪事 /93

哈拉沙尔随笔 /110

吉木萨尔纪事 /134

伊犁秋天的札记 /161

博尔塔拉冬天的惶惑 /190

和田行吟 /207

老父还乡 /238

老兵九十寿记 /264

深秋去看俄罗斯 /267

地球那边 /295

## 第一辑



## 阳光容器

阳光从清冽、蔚蓝的天空中泼洒下来的时候，仿佛是被一个透彻的、空明而又高贵的容器过滤了。它看起来还是那样炽烈，那样明晃晃的，和所有正午的阳光一样炫目，但它其实已经不再灼烫闷人了。它从高空垂落下来，光芒四溅，游动跳跃，从这朵花转瞬蹿到那朵花，从这片草丛倏忽掠向那片草丛，依然可人和煦，但带着清新可爱的滋味，像一团充盈在天地之间的光芒的水流。

草原塌陷或隆起在一些山岗旁边，线条流畅自然地结合着，宛如床和枕头的关系。

远些的背景上，裸露出白岩石的山壁峻峭地雕刻出一些模糊粗犷的脸型，奇特地、一动不动地盯视着草原，表情怪异。

再远，钢蓝色的山体便从浓艳的绿野中分离出来，组合成天边的一列坚硬而又披挂了深雪的高大尖顶营帐；它总能被人一眼望见，却让人总也走不近它们。这些耸立天庭的雪峰和草原浓艳的夏天离得似乎是太近了，近得令人不敢相信，这就使这些巨大的实体看起来很像是假的。纯钢一般湛蓝的山体，耸峙并插进蓝得宁静明洁的天空。两种蓝，高度和谐而又截然不同，你无法说清这两种质地的蓝是怎样在空间里被鲜明区分的。

阳光正是从这样一种蓝得发亮的容器中倾泻下来，恣意地溅洒

在草地上，饱满充沛，看样子不像是能够枯竭、不会有光芒泻尽的日子。

这些光芒的瀑雨无声地向下降落，无声而缓慢，均匀而有力，一俟接触地面，触碰到白的岩石和各种颜色的明媚的野花，便会在花瓣的光彩上惊跳起来，反弹并四处迸溅，光芒像是撞碎散开的水珠，向各个方向惊跳，划出优美的弧度，纠缠、交织，在宁静无人的夏季牧场上织出一片炫目的、灿烂的光芒彩雨。这奢华的、浪费的阳光，正独自毫无目的地倾泻着，仅仅是为了漫无边际的茂盛的牧草繁荣滋长。

牧草长深了。滩上或山坡上的草已经没过了足踝，偶然有些地方裸露出小块未被草植遮盖的地皮，好像是大自然的随意和疏漏；山岗顶上的牧场正透着阴凉之气，草长得更深厚，已经可以陷没人的膝盖。

草原这时是一位画家，但只是画家而并不同时又是音乐家。它在这块大画布上涂抹油彩的时候，是非常愿意宁静的，在它色块汹涌奔流的空间里，任何细微的声响都能成为注意的中心。光斑在花朵上弹射、迸溅，却在草色深浅中被吸收，被融入，阳光渗入绿色的时候就好像水珠渗入厚壤那么容易。

有时候蓦然间会从天空中跌落下来一两只黄鸭，嘎嘎地大叫着，扑喇喇扇动着两张短翅膀。从蓝色晴空的说不清哪处缝隙间跌落下来，嘎嘎的大叫声和翅膀的扑扇声回荡震颤在原野山岗上，惊天动地，使人惊奇那么小的生物何以竟会发出如此之大的声响。黄鸭很像一个笨重、金黄的傻瓜，不慎从云朵上一脚踏空，划着弧度栽落下来，穿过光芒交织的彩雨，直向下坠，它嘎嘎的怪叫声仿佛是在大喊“救命”。结果，它一着地，就摇摆着屁股跌跌撞撞地走进草丛里不见了，虚惊一场。

还有时候，会有三五只天鹅像一组大型客机在草滩上降落。它们不大怪叫，只是平稳地飞行着，渐渐降低，互相仿佛商量了一

下，然后沿着一条看不见的斜度轻盈而下，保持着飞行距离，着陆；它们像银子铸就的一般，把自己优美的身体合适地放在碧绿草毯的陪衬之中。

然而这一切并不引起草原的格外注意。它仍然宁静，光芒炫目或者因一朵云影的移动而暗转阴凉。

山岗在远处盘绕着。

几匹像是失散的无家可归的马，悠闲地甩着长尾——尾巴上粘着刺球、草秆——驱赶蚊蝇。它们谁也不搭理谁，谁也不想独自走得太远，就那么吃着草，偶或扬起长鬃披散的颈子来怅望一下远方，像一伙子离家出走有些后悔但又想不起家来的流浪汉。

山岗依然在远处盘绕着，没有移动。

草的生机使它毛茸茸的、湿漉漉的，像是俯卧在那里的蜗牛，很久很久，它都没有动一下。巩乃斯河流得非常平静，随着地势的起伏偶尔闪露出一段水流，光芒并不耀目。它的拐弯处或平阔处长满了大片的芦苇，遮掩着它，使它像一个藏而不露、很有心计的动物。

离河不远的略微高起的坡地上，正露出一排土房子。

## 一个牧人的姿态和几种方式

这时候他正蹒跚地朝着那条被苇丛遮掩着的河走过去。他一步一步地走着，走得很慢，显得笨拙。他走路的姿势，有一种幼儿刚开始学步时的陌生，还有一种久卧病榻的人初次下地时的荒疏。每一步跨出去，都含有试探、不自信的意味儿，而他的身躯又那么沉重，这就使他很像野兽直立起来的样子，像一只熊。

他对走路的确是陌生的，这个牧人。因为他大多数时间是生活在马背上，他的腿已经有些弯曲，即便在行走的时候，两腿间依然仿佛箍着一个无形的马肚子。他肩膀宽阔，两条粗壮结实的手臂在行走时无所适从地放在身体两边，似乎有些多余。

这时候草原空寂得像一幅弃置已久的名画，天空像一面没人敲打但却擦拭得异常锃亮的铜锣。鸟儿的鸣叫声从灌木丛中传出来，合拍于微风使灌木枝叶轻轻抖动的节律，大地散发出的各种花草的清香正在阳光下弥漫。这一切使受到催化、刺激而蓬勃发育的生命形成一种氛围和情态，它们弥散的气息又反过来刺激、催化别的生命。

春天的某种特殊的活力就这样开始了，它仿佛是一只神秘的手轻轻揿了一下键钮，于是阳光把美丽的情欲注入万物。

他感觉到这些，目睹着这些，甚至可以说主要是呼吸到这一

切。这无所不在的花草万物的芬芳掺和了阳光的浓酒，饱含了生命的启示和情欲的力量，随着每一口呼吸进入他的躯体。他的喉管在发痒，肺叶在鼓胀如满风的帆，血液仿佛涨水的伊犁河那样汹涌激荡，他几乎已经能够听到血液的激流冲刷岸壁的声音，在日夜喧响的拐弯处，土岸和崖壁坍塌的沉闷声响轰然而起然后长久地沉寂……他感到晕眩。

他约莫有五十多岁，也许更大一些。他的头发是褐黄的，前额上面有一络是金黄的。他脸上的肌肉结实紧凑，线条和轮廓还很鲜明，鼻子并不大，但是棱骨明显，两翼匀称，颌骨非常有力地勾画出了他的脸形。眼珠，是那种棕黄的，透着禽类的准确。

他是一个有经验的牧人。

他像用一只手游泳那样，拨开苇丛，靠近那条河，粗重的喘息在密密的苇丛里似乎显得更响一些。

他知道这种晕眩，这种使他头昏的东西是一种力量，这力量的漩流就藏在他的血液里，涌动，旋转，撞击，纠缠他干扰他，使他不能宁静。他知道这不完全是春天的某种情欲，而是一股更强大的、模糊的力量，他说不清这力量源自哪一团浸透了阳光的云朵、哪一座曲线优美流畅的山岗，但他感觉到它，这过于强盛的力量使他晕眩而且变得软弱。

他觉得不可承受。

“人对于主，确是辜负的。你应当奉你的创造主的名义而宣读。他曾用血块创造人。他曾教人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他跪下来，独自祈祷着，间或发出轻微的呻吟，仿佛在恳求宽恕。

你赐予一个牧人使用不完的力量，啊，请允许我归还于您！

他朝向河边挪动得更近了，水是清澈的。

他从靴子里取出一把短刀，从刀鞘里抽出来，刀子很锋利。他把刀子浸进冰凉的河水里，然后拿起来，用刀尖翘起的部位抵住额头，一划，上额至眉心处被划破。宛如一颗饱满的石榴上划了一刀

似的，晶亮鲜红的血珠儿，石榴粒儿似的跳出来。

他把头垂向河面，让血滴进清澈冰凉的河水里。他看着一滴接一滴的血掉在水面上，一溅，向上散开，然后刚一落下去接触到水，就被流速拉扯开，拉成一条细长柔韧的红线，倏忽消失远去。

一滴。又是一滴。

他凝视着自己的每一滴血，看着它们离开自己归还给河流和土地。他感到安慰、舒适。

他看到那个力量的一部分跟着自己的血滴进河水里，离开了自己。

渐渐地他觉得自己轻松了许多，头脑变得清醒了，不再晕眩，那个饱胀在躯体内的汹涌的漩流，减弱了，血液的流速开始均匀，身体恢复了平衡。多余的力量的负担卸除了，他觉得自己清爽明快，精力充沛。

他掬起一捧河水，用水拍击额头，血就止住了。

他把刀子伸进河里冲了一下，熟练地在裤子上擦了两面，收进鞘里。

然后，他站起身，长长舒了一口气，用两只粗糙的手掌把自己的脸从上往下梳摸了几次，便离开那条河，朝山岗盘绕的草原深处走去。

他的心里充满了感激。

## 红嘴鸦及其结局

那个冬天是极其漫长的，好像是季节——这四个轮班的女护士当中有一个完全忘记了接班，而这一个交不出班去的就是那年冬天。冬天是一个穿白衣服的女护士，她因为交不出班去就不停地埋怨，絮絮叨叨，造成了有始无终的大雪飘洒纷扬。

鹅毛大雪——冬天这位女护士的语言碎片，弥漫充塞在草原天地之间。就这样混淆了时间的界限，搅乱了季节的秩序，使等候春天的人们坐在火炉边变傻。

窗外的木桩上拴着几匹马，它们很是安详，一动不动。这些些在露天站着睡觉的生灵，正显示出一副麻木不仁的冷漠表情，好像漫天纷落的大雪和它们完全无关。

它们像疲惫的奴隶一般忍受着，站立在雪地里睡觉。耳朵上，鬃毛上，鞍背和后臀上，渐渐铺了一层厚茸茸的积雪，甚至马的睫毛上也落了雪。它们连抖也不去抖一下，像几匹垂颈肃立的化石。

那年冬天，辽阔的巩乃斯草原变得寥廓了几倍，它显得很厚，很期待，仿佛一位等待远客来临的主妇在整个庭院里铺了豪华洁白的羊毛地毯，但是始终就没有一个脚印踩上去。那个冬天正是这样，那块豪华的厚毯始终没有脚印。

当时寥廓的冬天里，孤零零地有一座泥坯筑起的小屋，当时是